



夜颖

著

中原出版社
中农出版社

杨家将全传

三

杨家将全传

白 夜 沈 颖

(三)

燕燕道：“卿高论，辽汉皆我子民，宜一视同仁。自今起，汉兵与辽兵饷银同。”德让道：“如此，则汉兵自愿出力。”燕燕诏文武百官，不许议宫庭内事，犯者斩。按契丹风俗，赏赐大官，以木拐最为贵重。朝中唯皇叔大王，才得木拐。契丹军民，见到木拐，都需让路。燕燕以手中沈香木拐，赐与韩德让，笑道：“此杖为卿开路。”

是曰：

肃静迴避两面牌，一根木拐上长街。

鬼星人影皆难见，让出当中大路来。

第六十回 沉苦海黎民遭难 见天日辽汉同法

诗曰：

苦海幽州走白虎，阴山背后太凄楚。

牛头马面皆横行，请向老天可作主？

且说四郎自从同瑟瑟结婚之后，感情甚笃。针行三步线来寻，早早晚晚，都厮守在一起。一日，瑟瑟临王羲之兰亭集序，字体清秀，可以乱真。四郎道：“不知公主写得如此好字。”瑟瑟笑道：“献丑，献丑。”四郎道：“真是写得真好。”瑟瑟问道：“你们南朝有个杨业，你可认得？”四郎听了，大吃一惊，不好说认得，也不好说不认得，就漫应道：“你问他作什么？”瑟瑟道：“那杨业乃是当今第一等人物，足智多谋，能征善战，我们契丹无人不知。”四郎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我见到过他，他是个英雄。”瑟瑟道：“他是什么样儿？”四郎道：“他身材高大，红黑面皮，一双浓眉，两个眼虎，三绺胡须，四肢匀称，五官端正。”瑟瑟道：“听说他有七个儿子，你都认得么？”四郎道：“他的七个儿子么，那就有的认得，有的不认得了。”瑟瑟道：“杨业既然是个英雄，他的儿子也一定是英雄了。”四郎心中难受，漫应道：“自然如此。”

瑟瑟收起笔砚，对四郎道：“杨家将此次征幽州，却是

没有占着便宜。”四郎问道：“怎么没有占着便宜？”瑟瑟没道：“像你来打幽州，却当俘虏，岂不是没有占着便宜？”四郎愕然，不知所对。瑟瑟道：“此次杨业带领六子出征，阵亡四个。”四郎道：“哪四个？”瑟瑟道：“大郎、二郎、三郎都阵亡了，四郎下落不明，想也战死。”正是西下夕阳东上月，一般花落有寒温。四郎听了，心中凉了半截，漫应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瑟瑟见他变色，连忙起身，慰问道：“驸马怎么了？”四郎道：“没有什么。只是我与杨家几个兄弟都很相熟，提到他们阵亡，岂不悲伤？”四郎道：“驸马如今已是大契丹人了，何必还为他们悲伤？”四郎道：“故旧之情，怎能忘怀？”瑟瑟道：“只是不知四郎现在何处？驸马可认得此人？”四郎嗫嚅道：“我见过他一面，模样儿记不清楚。”瑟瑟道：“杨家将真是豪杰之士，为国献身，连我也钦佩不已。”

四郎听了，心中不安，晚上一人散步潭边，一路黄叶萧萧，月色明朗，不觉唉声叹气，又起了轻生之念，一死了之，省得烦恼。他正往水边，忽然有人扯他们衣带，不禁吃了一惊。他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荆棘同他开玩笑，不禁叹气道：“天意不欲我死？”他不由站了下来，想燕燕这一段宠遇，瑟瑟这一段恩情，倒真的不想死了。他信步回来，听到昊天寺中暮鼓声声，又引起哀思，想到兄弟在五台山出家，割断尘缘。我何不也到昊天寺出家？当个和尚，清闲自在？可是又想如果真到昊天寺出家，不出三天燕燕就会派人把他抓了回去。他摇摇头，又叹了口气，踏月回来。

瑟瑟俟他回来，倚床诵唐诗，灯火尚明，四郎道：“公主尚未歇息？”瑟瑟笑道：“郎君未回，妾何能先睡？”四郎

道：“公主如此，我不敢当。”瑟瑟道：“郎君为何回得这般迟？”四郎道：“月色甚佳，不忍即回。”瑟瑟笑道：“隔千里兮共明月，郎君莫非想家？”四郎道：“我在此锦衣玉食，既有太后错爱，又有公主相伴，何敢言思家？”瑟瑟笑道：“郎君幸勿相瞒，眼中犹有泪痕数点。”四郎自觉不好意思，拭擦了眼。瑟瑟道：“想你我二人，既为夫妻，就当推心置腹，无话不说。我看你听我说到杨家将如何英雄，觉得丢了自己面子，心中难过，是也不是？”四郎道：“这却也有几分。”瑟瑟道：“郎君力战，为我所擒，亦英雄也。至于我大契丹，得南朝英雄，为北国驸马，乃大喜之事。母后体谅郎君之情，改武习文，与南朝不在沙场之上相见，免伤故乡之情，郎君生性喜文，正与妾性情相投，共同译述九经之业，传圣贤之道，岂不甚好？何必对月伤感，迎风洒泪？”四郎道：“公主之言甚是。”

一日，四郎同瑟瑟译述《论语》，碰到为难处，四郎对瑟瑟道：“我去找郡王刘继文请教。”瑟瑟点头，四郎骑马径去刘继文府中。刘继文闻之大喜，连忙迎出，问道：“驸马来此何事？”四郎笑道：“在下有《诗经》不懂处请教。”刘继文将四郎引至书房，摒去左右，对他说：“四郎，你好大胆，改名换姓，来到这里招了驸马。”四郎道：“实在无奈，只好权且安身。”刘继文道：“我也是权且安身，不过已经无家可归，无国可投，只好在此打发光阴。”四郎道：“太后命我译述九经。可是我素不熟契丹文，困难颇多，遂来就教。”刘继文说：“把九经译述成契丹文，倒是件大好事。如此也不算虚度光阴了。”二人互相慨叹一番，也就罢了。四郎拿出《诗经》请教，刘继文一一为他讲解。四郎

称谢。起身告辞，对刘继文道：“请勿泄漏我真姓名。”刘继文道：“请放心。”

四郎策马而回，路上听行人道：“西边玄通寺，正逢庙会，热闹之至。”四郎想道，既然出来，何不去看看。他信马走去，来到一处地方，南边一道高坡，长约三里。坡上草莽丛生，狐兔出没。坡北散乱住些人家，茅棚草舍，断墙颓垣。百姓衣不蔽体，瘦若干柴。四郎路遇一矮矬老人，饿得灰嘴塌脸，两眼发直，四肢发抖，牵一毛驴，垂泪而来。自言自语道：“人走时，马走膘，倒霉人一步一跌跤。烟囱里掉进了个狼，灶门里爬出了个羊。刚扶起个罐，坛子又倒了。浑家跑了，半边席生青苔。儿子死了，白头哭黑头人，”四郎觉得奇怪，问道：“老丈，此是何处。”矮矬老人道：“这里就是阴山背后，苦海幽州了。”四郎诧异道：“怪哉？此处为何如此称呼？”矮矬老人仔细看他一眼，问道：“听官人口音，似是河东人氏。”四郎道：“正是。”矮老人道：

“这里百来户人家，都是河东人氏，搬到这里，十有余年。官人不是外人，就实说了。我们在这里过的不是日子，好地都给他们占了，牲畜也给他们牵走了。闹不了肚儿圆，只好把嘴挂起来，这坡叫阴山，他们在坡南向阳；我们在坡北背阴，就叫阴山背后。进门是个人，出门丢了魂。这里如同苦海一般，因此称苦海幽州。”四郎道：“老人家，你有一条毛驴代步，还有何苦？”矮矬老人流下泪来道：“大人有所不知，这毛驴是契丹人赔我的”。四郎道：“契丹人赔你驴子，因不见他们也肯讲理。”矮矬老人道：“大人不知，我儿因契丹人占我土地，同他打起架来。那契丹人把我儿打死，我告到官里去。官里判道：‘契丹人打死汉人，只需以牲口

作抵，就判给我这头毛驴。”四郎叹息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可恼可恼。”矮跛老人道：“大人莫恼，还有可恼之事。”四郎惊道：“还有何等可恼之事？”矮跛老人道：“汉人同契丹人打架，如若汉人把契丹人打杀，汉人就要偿命。”四郎道：“偿命理所应当。”矮跛老人道：“只是除了偿命以外，属皆给死者家族做奴婢。”四郎道：“勤添灯草慢添油，总有一天熬出头。”矮跛老人道：“叫天天高，哭地地厚。锣打破了，法做尽了，也出不了头。我们这个阴山背后，原来有汉民百家，现只得八十家，余二十家悉为契丹人奴婢了。”

四郎看这阴山背后，景象实在凄惨，草棚茅舍，东倒西歪。地穴数十，炊烟袅袅。人如麻秸，脸如死灰，衣裤不全。鸡犬皆瘦，摇摇晃晃，几个契丹人衣履鲜明，手提马鞭，挨家索赋。吆喝叱骂，不绝于耳；啼泣呼号，时有所闻。四郎叹息道：“真苦海也！”老人道：“公子为汉人，岂不能为汉人伸冤诉苦么？”正在这时，一个小校过来，赤发如火，两眼突出如金鱼，一手抓刃，一手抓葫芦，走几步，喝一口，呜呜而歌。腰悬一狼皮带，左边挂一人肝，右边挂一人胆，嘻笑自乐。忽然在他面前，起了一阵旋风。他即站下不行，闭住双眼，拔腰间鞭，望空打七七四十九下，嘴里不断喊道：“坤不克，坤不克！”这坤不克就是汉话魂风之意。契丹风俗，如此可以禳厌驱鬼。矮跛老人见了，急忙躲避。拉四郎道：“你快进来躲一躲。”四郎问道：“此是何人？”矮跛老人道：“此人为苦海幽州巡使，名叫麻答，最是杀人不眨眼的，刀口上还要舔血。”四郎道：“难道没有国法了么？”矮跛老人道：“什么国法？一个人走路也嫌挤，最是

碰不。他这个十里鼻已杀死汉人十数个了。”十里鼻是契丹话，即汉语奴才之意。汉民骂契丹人多用此话。矮矬老人又道：“他杀死汉人过多，怕人报仇，对侍卫说：‘凡是有汉人窥门的，即斩其首。’后来，好些汉人讨饭的，到他门口，都给断了头。他三更天磨刀，五更天杀人，是个吃人魔王。”

正说之间，门轰然作响。麻答大喝道：“开门，我见藏个人来。”矮矬老人道：“这便如何得了也？”四郎道：“老人家，我可不连累你，你自开门，放我出去。”矮矬老人说：“你要出去，便没有命了。”四郎叹道：“不必害怕，我可以对付几个。”他不容老人阻挡，自去开门。麻答大喝道：“你是哪里来的生蛮子，留下心肝来，与我下酒。”四郎笑道：“看你能胜手中刀，便把心肝与你。”当下两人动起手来。麻答如何是四郎对手，只几个回合，给打倒在地。四郎割了他一个耳朵道：“先留个记号，来日找太后与你算帐。”侍从赶来道：“驸马爷，你怎么来到这里，叫我好找！”麻答听说是驸马爷吓得抱头鼠窜。

四郎来到玄通寺前，见到一溜人市，好些从南方掳来的童男童女，不过十岁上下，都列在街道两边，背后衣领里，却插上黄蒿草标。有契丹人守着，他们喧嚷不已，叫道：“我这个巧儿会唱歌！”“我这个巧儿会跳舞！”原来契丹人以为南方人聪明伶俐，故呼他们为巧儿。这些人价钱贵，多有到二百两银子。除了童男童女之外，还有些壮年汉子。契丹人怕他们逃走，有的用药使他们变哑，说不出话来；有的用火铁烙他们的足筋，跑不动。这些人价钱低廉，十两八两不等。那些契丹人走过来摸摸这个脸庞，拍拍那个肩膀，仿佛牲口

一般。议价互相争吵，热闹得很。四郎看罢，心中难受，也不上玄通寺，径自回去。

四郎回到府中，愁眉未展。瑟瑟正在写字，见他回来，连忙上前迎接，问道：“何事愁眉苦脸，莫非郡王不肯作答么？”四郎摇摇头。瑟瑟笑道：“莫非思家么？”四郎摇摇头。瑟瑟道：“莫非嫌弃妾身？”四郎道：“未敢。”瑟瑟笑道：“半天才逼出你一句话来，未敢，你这闷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？夫妻夫妻，有事同知。你我既为夫妻，为何不说与我知？”四郎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把在苦海幽州所见所闻，说了一遍，瑟瑟笑道：“说来说去，你要为汉民伸冤诉苦。”四郎道：“实为此。”瑟瑟冷笑道：“汉人多贱，何必为之操心？”四郎怫然色变，不再言语。瑟瑟道：“怎么，伤了你的心了？”四郎道：“你既以为汉人多贱，为何嫁我一汉人？”瑟瑟道：“你是贵人。”四郎道：“契丹人是人，汉人也是人，为何重契丹而轻汉，如此岂能令天下服？”瑟瑟沉吟一阵，便道：“你说得也在理，改日见了母后，奏知此事，看她如何定夺。”四郎转怒为喜，笑道：“如此才好。”

瑟瑟见四郎高兴，就说：“你走后，我想了一联。”四郎道：“你想了什么？”瑟瑟拿过纸来，在他面前一晃道：“你看。”四郎见那幅纸上，端端正正写了一联：

连理枝前同设誓

丁香花下共谈心

四郎笑道：“字如削玉，联如春风，卿真聪明人。”瑟瑟笑道：“我不是聪明，是一片痴心。实告你吧，我想你是南朝人，现在北朝，焉有不思家之理？一旦思家，舍我南

去，我何所依？是以写下这副对联，让你早晚看看，把我对你的情分记在心中，你就不会溜掉。”四郎笑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我虽是南朝人，可是已在北朝安家。我要想家，就想北朝这个家。”瑟瑟道：“如此就好。”四郎道：“只是我在北朝，看到汉人受难，心中不安。”瑟瑟道：“母后闻知此事，定有主意。”

一宿无话。次日午后，瑟瑟乘油壁香车，到宫中来，径见燕燕。宫娥见公主来，俱各笑迎。她不用通报，径直来到风仪殿，见殿门略闭微闻话声。她蹑足进门，见医工迪里古，正在同母亲说话。迪里古年约三十，身穿绿袍，身材壮大，紫面赤发，眼神诡谲，常露谄笑。瑟瑟平常看他人不知自丑，马不嫌脸长，鼻子大过脸，就有些嫌他。平常燕燕无病，也找迪里古看病。瑟瑟早看到眼里，心想黄鼠狼站在鸡棚上，不是偷鸡也是偷鸡。此时她觉得不好冒昧进去，只好又退到门外，轻轻敲门道：“母后，孩儿拜见。”燕燕听了，半晌道：“瑟瑟进来！”瑟瑟推门而进，见母亲倚在榻上，迪里古侍侧。燕燕道：“孩儿何事前来？”瑟瑟道：“孩儿旬余未进宫来，想念母后，故来探望。”燕燕道：“可不是么，近来身体又觉不适。”迪里古虾腰笑道：“太后身患小恙，服药便好。”瑟瑟道：“只是你要小心点，不要用错了药。”迪里古又虾腰笑道：“不会，不会。”燕燕道：“你去给我抓药。”迪里古恭肃而退。

宫女奉上参汤，燕燕喝罢，问瑟瑟道：“女儿何事？”瑟瑟就将四郎所遇之事，一五一十讲来。燕燕听了，半晌方道：“待我想想。”瑟瑟道：“如此对待汉人，则汉人个个自危，皆思去国。大契丹天下，只靠契丹人支撑，恐怕危殆。”

燕燕道：“谁人想走，木易想走么？”瑟瑟道：“即使在未必走，他在此深觉低人一等，也不会久住。”燕燕道：

“儿言有理，两族不等，徒生嫌隙，何以治国？稍待数日，即作定夺。”瑟瑟拜谢。燕燕问道：“九经译述如何？”瑟瑟道：“《论语》已译一半。”燕燕道：“如此甚佳。九经乃立身之道，治世之宝。我每日细读，未觉疲倦。汝等于翻译之余，亦应细嚼其中味道。”瑟瑟道：“中华古国，诗书如海，惜未能遍读。”母女两个说了一阵话儿，天色已晚。瑟瑟吃过晚饭，坐上油壁香车，回驸马府去。

过了几天，北风大起，天气骤冷，大雪纷飞，滴水成冰。燕燕坐暖阁中，围狐裘，烹银耳，倚窗赏雪。宫娥忽报，政事令韩德让求见。燕燕喜道：“正想去找他来，不料他自己来了。”韩德让进门。燕燕道：“你正好来了，一齐赏雪。”韩德让神态惶惑，对燕燕说：“现在无心思赏雪。”燕燕道：“又有何事？莫非杨无敌杀来？”韩德让道：“倒不是杨无敌杀来，而是阴山背后的汉人，杀了好些契丹人跑了。”燕燕站起来，把桌一拍道：“竟有此等之事？政事令何不派兵追回？”韩德让道：“捉不得几个，大部跑到西山，藏森林草泽中。”燕燕道：“为何出此等之事？”韩德让道：“以臣愚见，此乃立法不公之故。”燕燕道：“何谓立法不公？”韩德让道：“汉人与契丹人殴打，契丹人死者，则汉人偿命，亲属为奴；而汉人死者，则偿以牛马牲口了事。如此说来，不是把汉人当作畜货么？是以汉人愤愤不平。苦海汉民造反，就因一汉人为辽人毆死，只偿一头毛驴之故。”燕燕想起，女儿前天也说过如此之话，对汉人诚有不公。韩德让又道：“朝中文武，半为汉人，位虽显赫，亲

朋之中，也有平头百姓，也难免有这类事发生。汉官见此，能不生同情之心，而不安于位。既不安于位，又岂能为大契丹多尽力？”燕燕冷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也不安于位了？”韩德让道：“蒙太后宠信，臣安于位，然见到国法视汉人若牛马，心能不恻然？”

燕燕在窗前凝视琼岛雪景，回过头来，注视韩德让道：“此乃太祖之法，我岂能更改？”韩德让道：“立法者，所以利国也。太祖初入汉地，汉人甚少，立法严峻则何。今大契丹国已达五十余年，地域日广，百姓中汉人占半数以上。如仍用旧法，则个个隔十八里路骂知县，民怨沸腾了。民心一去，国何以存？”燕燕愤然道：“祖宗之法，亦非一成不变者。自今日始，辽汉同法，汉人毆死契丹人偿命，契丹人毆死汉人也偿命。”韩德让拜谢道：“立此大法，普天同庆。”燕燕道：“我知此举，甚为不明事理之人所不欢，然势在必行。”韩德让道：“三十年风水轮流转，天下无不易之事。此乃英明之举，必得民心。”

韩德让即将辽汉同法公之于市。汉人知道，莫不欢欣雀跃，焚香放炮，奔走相贺，齐领萧太后恩德。契丹人亦颇收敛，不再凌辱汉人，恃强相毆。自是两族之民，共处无事，且互通婚娶。

韩德让在市上常遇汉民脸上刺逃奴二字，自思我亦汉民，实为难堪。一日韩德让对燕燕说：“汉民掳来，多为奴婢，主人虐待，思家南逃。主人捉回奴婢，常常在脸上刺逃奴二字。二字不打紧，铸人终身之恨，掩面披发而过市，不亦极尽人世之难堪么？若免刺字，则奴婢皆念太后之德了。”燕燕冷笑道：“奴婢弃主而逃，若不刺字，何以儆后？”韩

德让道：“主虐奴使逃，何用刺字？”两个人顶起嘴来，燕燕悄然不乐，冷冷笑道：“我看，我们契丹人这个家，不如让你来当吧！”韩德让道：“臣不敢。再大的蓑衣，都在雨笠下。太后圣德如天，自会思及天下百姓，无分契丹与汉。”燕燕沉思了一阵，心思转了过来，笑道：“刺字面上之事，可以免除。然不刺字，又太便宜了，改成刺臂或刺颈如何？”韩德让道：“太后明如日月，明察秋毫。”燕燕道：“就如此了，诏示天下。”韩德让称谢。

正是：

普天同法共包容，世道本来应大公。

步步艰难惟历史，走来走去总归宗。

第六十一回 杨业边机察敌情 八郎火山拜义父

诗曰：

将军下马不矜功，铁甲磨穿又几重；

佩玉何曾如佩剑，无分远近仰英风。

且说杨业每日上朝议事，常持公正，抱着有理菩萨走，直道而行，是以多仇少友。奸佞之徒，虽与他并无仇恨，也忌惮他，暗地中伤，杨业虽有所闻，也不管他。每日退朝，便读兵书，别无他事。一日，李本善进来禀道：“大相国寺珠宝商人尤素福求见。”杨业道：“我素不认识此人，何来找我？不过既然找我，就请一见。”当下李本善把尤素福召来，二人分宾主坐下。杨业道：“不知阁下有何事见教？”尤素福道：“小人久仰令公威名，诚盖世英雄，今特来献玉佩一件。”他说罢取出玉佩，颜色洁白，绝无瑕疵。尤素福道：“我上次西去大食，来回二年，经过和田，见此玉绝佳，带回敬献令公。”杨业笑道：“请你自系上如何？”尤素福自系上玉佩。杨业问道：“你自己可见此玉佩绝佳么？”尤素福笑道：“系在自己腰间，给他人看，自己岂能看到？”杨业笑道：“此玉佩二斤，自负重而自不得见，这不是太不合算了么，美意已领，玉佩不敢受。”尤素福叹息道：“令公真廉洁朴素，天下少见。”杨业问道：“你这些珍宝如何运

来？”尤素福道：“小人常从波斯国运珍宝来，一路之上，多则数百人，少则百人，结队而行。人少则不敢行。往日党项常时出劫掠，西路已断多年，往来多从海路，南自广州出海，如遇顺风，比陆路快。小人还想运些丝绸，去波斯国一趟，换些珍宝回来。”杨业叹道：“党项竟然如此猖獗，天下何时太平？”尤素福道：“小人来往西域道上，一路风光，颇堪领略，只是多年路改行海道，不过仍思走此陆路。杨家将威震四方，何日能平党项，开此西域道？加惠四方，那就好了。”杨业笑道：“大乱之后，必有大治，不过请耐心等待便了。”

这时宗琦在旁，对尤素福道。“我爷爷但喜佩剑，不喜佩玉。”尤素福见他不过十岁，甚是聪明伶俐，就说道：“我家中有好多珍奇宝玩，你可喜欢？”宗琦道：“我喜欢金刀，不喜珍奇宝玩。”尤素福笑道：“我家也收得小金刀一把，送与小少爷如何？”宗琦道：“我要。”尤素福道：“小少爷既然要，跟我去拿吧！”杨业笑道：“只是不能白要，要给银子。”尤素福笑道：“自然令公不会白要，我就收银子。”杨业当下叫李本善带了银子，同宗琦一起去尤素福家。

尤素福欢欢喜喜，带了二人，转弯抹角，来到州桥前大街寓所。尤素福敲门，伶俐出来开门说：“父亲回来了。”宗琦见她十分秀气，双颊黝黑，略微透红，一对瞳仁又俊又甜，鼻子又小又巧，红唇薄润，嘴巴精致，不由惊呆了。尤素福对小姑娘说：“这是杨公子，她叫伶俐。”伶俐笑道：“公子请进。”三人进得门来，见到花木扶疏，院落幽静，倒也雅致。尤素福带宗琦到上房，只见珍珠玛瑙，石玉玲珑光采夺目，看不过来。宗琦问道：“金刀呢？”尤素福对伶俐道：

“你去把金刀拿给公子。”伶俐走进内室，拿出一把刀来，果然金光闪闪。宗琦接过了刀，戏耍一会，十分高兴。伶俐站在一边看，抿着嘴儿笑，唇角流露出点瞧不起的意思。宗琦见了说：“你会耍刀？”伶俐笑笑，回到内室，又取出一把刀来，就在院中耍了起来，果然显出功夫。尤素福道：“丫头不要逞能了。”伶俐收了刀。宗琦道：“小姑娘刀法挺好，哪里学来？”伶俐道：“大相国寺有个游方道人，会使刀法，我是跟他学来的。”宗琦道：“道人何在？”伶俐道：“游方道人已经云游天下去了。”宗琦道：“你便教刀法与我如何？”伶俐便舞起刀来，宗琦跟她学。二人舞了半天刀。李本善笑道：“时候不早，公子该回了。”宗琦收了刀，对伶俐说：“明天再来跟你学刀。”李本善取出十两银子，交给尤素福。他也不推辞，即便收下。

李本善带了宗琦回府，见了令公太君。宗琦道：“孩儿跟一个胡女练刀来了。”太君笑道：“那个胡女？”李本善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说了。太君笑道：“原来如此。那尤素福犹太商贾，却有这一个女儿。”宗琦道：“她叫伶俐。我明天还去跟她学刀法。”杨业对李本善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明天叫个小厮，伴他去学刀法。”李本善答应自去。品端欢喜，忙把儿子叫回房里，问个仔细。

自此以后，宗琦常出去跟伶俐学刀法。两小无猜，愈来愈密。他一天竟把伶俐带到府里来，见了品端，品端见了伶俐，竟然十分投缘，赏给她一个荷包。荷包里面装了两锭银子。第二天，伶俐送来一副玉镯。品端不好不收，收下又赏她两个元宝。第三天，伶俐又送十副玉镯，对品端道：“我父对我说，杨府女眷多，要送个个皆送，又叫我送十副来。”品端笑道：